

《山菊花（上下）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山菊花（上下）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3321221

10位ISBN编号：7503321229

出版时间：2008-2

出版社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冯德英

页数：89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山菊花（上下）》

内容概要

《山菊花(套装上下册)》主要内容：人们习惯于把拙著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山菊花》（上、下）统称为“三花”，向我索书定要“三花”，认定“三花”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。其实并非如此，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、故事情节，都没有直接地联系和瓜葛，是独立成书的。当然，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，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，时代的连贯性—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——结合紧密，书名都是花字，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，如此便是“三花”的由来吧！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完全相同的。这是因为，作者为什么要写——创作的动机，写什么——创作的题材，怎么写——创作的方法，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阅历、个性爱好、立场观点、周围环境密切相关。

《山菊花（上下）》

作者简介

冯德英，（1935-），当代作家。山东牟平（今属乳山）人。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全家都投身于人民革命斗争。少时读了5年小学，当过儿童团长，深受战争年代斗争生活的熏陶和教育。1949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有机会在几年间读了大量中外文艺作品和文化读物。1954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《苦菜花》，经两年多刻苦写作，出版后被译成日、俄、英等文本。曾任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，后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、《泉城》主编等职。还出版了长篇小说《迎春花》、《山菊花》（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首届优秀长篇小说奖），长篇三部曲《大地与

《山菊花（上下）》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 哭声，又是谁家的哭声，随着秋风，伴着败叶，悲悲戚戚地传来。 风，深秋的风，卷展着碎云，掠过昆嵛山的主峰泰礴顶，飘到山前的向阳坡，把哭声吹得越发凄楚。这个地方是五十七户人家的小山村——桃花沟。 村子四周山上的梯田里，正忙着收拾晚秋作物的庄稼人，听到哭声，有的头也不抬地继续劳作，心里在想自己的愁事；有的直起腰向村里望一眼，叹口气，揩把汗水，又忙活起来；有的手持工具，直望着哭声响处，默默地站着发怔。

在一直站着发怔的人中，有位女人，三十八岁，身材瘦小，腰杆板直，浑身上下结实利落。她那长脸盘，红扑扑的，一双圆眼睛，黑亮铮明，脑后绾一不大的发髻。这女人是桃花沟北头放柞蚕的张老三的妻子，村里同辈人多称她三嫂。 小小的山村，谁人逢灾遭难，谁家添子娶媳，街坊邻居不到一个时辰全都知道。这哭声的出现，和其他听到的人一样，三嫂是全知底细的。这是伍拾子他爹死了。那位四十二岁的佃户，今年伏天借了别人家的毛驴，去赶南黄集卖六月仙桃子，走到黄垒河岸上，碰到孔家庄孔秀才的二儿子孔显，领着两个区丁把一个走亲戚的闺女拦在芦苇丛里，要动强欺侮。伍拾子他爹替那闺女开脱，姑娘趁机投进了洪水奔腾的黄垒河。孔显他们将伍拾子他爹打得半死，把桃子连毛驴一块抢走。伍拾子他爹爬进孔家庄找孔秀才求情，家人道秀才区长进了县城，孔显反说他是诬赖，又和管家打了他一顿。伍拾子他爹重伤含冤，躺在炕上，望着几个骨瘦如柴、面带菜色的孩子，哪里有钱还债、养家、治伤啊！挨了几个月，今上午他从炕上一头撞到地下……三嫂一家和许多人闻讯都跑了过去，那血惨惨的情景，那痛切切的场面，谁个不哭一场呵！ 三嫂直直地望着村子。那号啕声，女人的，孩子的，嘶哑的，尖厉的，惨注人心。三嫂的泪珠成串地落下来。吃过午饭，她吩咐她的二女儿桃子去帮着伍拾子他妈料理，她得赶快从霜冻嘴里抢刨出这二亩半糊口的地瓜呵！

三嫂用衣袖抹着眼睛，心里说：“唉，伍拾子他妈哭得多酸心！五个孩子，最大的伍拾子才十五岁……唉，这年月，多灾多难，不幸的事儿，不幸的人儿，一串接着一串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这家轮那家。熬一天，煎一年。哭呀，泪啊，相伴着日头月亮，何时能有个了结？！” 这位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，有四个儿女的中年妇女的痛楚悲叹，是由来深刻的，不需要客观的刺激，那生活的困苦天天压在心头上。贫寒的日子，那是她懂事时就饱尝煎熬的。她不记得父亲的模样，她母亲半辈子乞讨，最终死于财主的恶狗嘴里。十七岁，她嫁给桃花沟的张老三。这张老三生下来就叫小三子，其实他身前的两位兄长在出生之后不几天就夭折了，但为了表示门族不是孤零的，他父亲坚持他是第三个儿子。张老三的父母在世时，家里有三亩山峦，加上租佃的，总共放着十多亩柞蚕。那老头子拼命劳动，使劲节俭，开垦山地两亩半。但这拼力支撑的小日子，有年遇上茧价大跌，租子交不上，折了本，老两口又积劳成疾，相继亡故。原本就单薄的日子更垮了下来。山峦卖了，好歹留住两亩半山地，儿子金贵为还债白给孔家庄孔秀才家做活。山区地少，租佃不着，为糊口，张老三仍东借西凑地放柞蚕，但他常是赔得多，赚得少，家里的日子，全仗三嫂领着三个闺女纺线织布、绣花纺丝、拾草卖柴，勉强地支持着。这在桃花沟，亦属平常人家。 作为母亲的三嫂，任劳任怨受苦遭罪，一切为了儿女，养他们长大成人，尽了她一辈子的义务，这就是她的生活。现在，她身上又有孕六个月，但仍然在精神抖擞地劳动，创着一家今冬明春的主要口粮——二亩半地瓜…… “妈！妈——”

三嫂一转头，见是她的三女儿小菊，沿着上山的小路，慌慌张张向这里边跑边呼唤。她急忙把眼睛擦干。 小菊来到母亲跟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妈，妈！俺爹在家发大火！俺姐在哭……” “哪个姐？”三嫂一惊。 “大姐！” 三嫂急问：“为么事？” “为大姐和玉山哥的事……” “啊，这是哪来的风？”事情太突兀，三嫂更急了，“快说！” “俺爹正在家数新茧，花脸大脚她……” “知道点礼数。” “都是这霜子婶使的坏。她来告诉爹，看到大姐和玉山哥在后沟桃树林里怎么的……” 分明是一瓢冷水浇身，三嫂惊呆了。她大女儿好儿十九岁了，还没说婆家，这在当时当地是稀奇的事了。别人提，好儿推诿，三嫂倒是因为好儿自幼身子弱，性子怯，没有给她订亲，想等她再大一大。前些日子，有刚才小菊叫出那一串名号的孔霜子，找上门说媒，要把好儿说给她娘家侄子孔居任。三嫂打听得孔居任为人不老实，没有应允。真是晴天霹雳，再想不到，好儿和她后姨表哥高玉山，竟生起这场风波来！ 十二岁的小菊，翻着黑灵灵的眼睛，看她母亲满脸怒容愁色，怯怯地说：“妈，要真有这事儿，俺大姐该受罪了吗？” 三嫂盯着小女儿的脸，声音不高，沉重地问：“你知道他俩的底细？” 小菊立刻躲开母亲的目光，手忙脚乱地说：“俺哪知道，俺……” “丫头，撒谎！”三嫂伸手托起小女儿的下巴。 “妈妈，不撒谎，不敢撒谎！俺都对妈说。”小菊眼里滚动着泪水。 三嫂扯着小女儿的手，挨身坐到地堰边上。 “今

《山菊花（上下）》

晌午，爹妈姐姐都出了门，俺玉山哥来啦！他骑着自行车，车后座上带一捆书。我说上山找妈，他说去绣房找大姐，我去了。”小菊说着说着活泼起来，细眉梢挂上喜色，“妈呀，好儿姐来家啦，俺们在一块玩，玉山哥教俺俩识字，他懂得真多啊！他夸我灵通，说我要能上学，准考第一名……”

“你舌头这么长！”小姑娘却还沉醉在自己的感情里，喜悦地说：“玉山哥还说，他明年要去文登城念书，往后当先生，办学校，教和我一样的穷孩子识字……”“快说和你大姐的！”小菊又望着母亲布满愁云的脸，喜气消失了，咬着食指，说：“待了一会儿，玉山哥要走，叫好儿姐送他。大姐怕撞见人，我就自个儿跑到外面望望，没有人，叫他俩走啦。妈，再怎么着，他俩进没进桃树林，俺一点不晓得。真的，有半句儿假，连舌根都烂！”三嫂不由得望着村外的桃树林，它的黄叶正在秋风中飘零。她像是害牙痛似的，难过地吸冷气。小菊大闺女似的安慰道：“妈，你别信孔霜子的胡诌八扯！那桃树林，一没花，二没果，叶叶也快落净了，大姐他们去那干么呀？妈，快回家吧，俺爹在发火，大姐在哭哩！”三嫂站起身，看着刨出来的一摊摊的地瓜，吩咐小女儿：“把它们归拢一块儿，等你二姐来搬。我先回家……”院墙是这一带山上很多的粗质的淡紫色花岗石砌起来的，有一丈多高，墙头爬满已经枯萎了的眉豆藤。茅草院门楼下，薄旧的门扇紧闭着。三嫂扛着锄头来到门前，推门没推开，就拍着门上的铁环，大声唤道：“好儿，好儿！妈回来啦！”

一刹，门无声地分开来。开门的人即刻闪身走去。“好儿！”三嫂叫着迈进门槛，迅速扫视面前的大闺女。好儿，比她生母高，细细的身材，像根柳枝似的稍稍有点弯曲。长圆形的脸，白皙中透着粉红，稀松的长辫子弯弯地搭在肩上。在她母亲跟前，她低着头，顺着睫毛，一动不动。

三嫂轻轻舒口气，把锄头放到墙根处，说：“去吧。”等好儿进了西厢，她理了一把鬓发，向正房走来。正房东间炕上，四仰八叉躺着一个人，闭着眼，张着嘴，有气无力地喘息着。三嫂白他一眼，随手把炕边上的小笤帚抹到地上。躺着的那人粗声喝道：“你‘呼隆’么！”“哼，睡得倒警醒。”三嫂说着拾起扫炕符帚，“这么早就收工量炕，咱小家小户的，可养不起睡神爷。”

“家是我张老三的，我愿多会躺下，就多会躺下，谁还敢叫我站着不成？”张老三又闭上眼睛。“好嘛，这家姓张，俺走。”张老三急睁开眼睛翻起身，隔着半壁土墙，见妻子在灶间扫身上的浮土，并没有出走的动向，就又愤怒地吼道：“像这么个闹法，这家早晚也得散！”三嫂那细细的，却是黑黑的眉毛耸了耸，回到炕前，软和地说：“出了事，你明白说呀！”张老三装上一袋烟，从口袋里摸出打火的火镰火石，三嫂看着他，耐心地等待着。但老三突然把小烟袋从生满胡子的嘴里拔出来，指着炕前乌黑的立柜，说：“你把那东西给我。”三嫂生气地骂道：“和闺女闹气，还要酒壮胆子，埋汰人……”

“行，行，我埋汰！”老三拍着炕席咆哮起来，“我张老三怕老婆，名声在外。你精灵，你当家，你把闺女纵得横走竖飞，我不敢放个屁！弄到这遭时候啦，你还不醒目！你、你……”三嫂见丈夫满脸涨紫，脖露青筋，话都说不下去了，忙坐到炕沿上，和气地说：“有话好好说呀，好儿那孩子心眼窄巴，我怕你碰了她，万一有个好歹……”

“我动她一指头没有？你问问那东西去！”“这自然是好，俺母女领你的情，也算你还有做老子的心肠。”“心肠？出这大的丑，揍死她也该！”张老三手指屋顶，气呼呼地说，“我得留着这把茅草，给你们挡风遮雨。”三嫂疑惑地望着他，问：“难道你打了闺女，有谁要毁这个家？”

“谁？哼，你那个好外甥——这混蛋小子！”三嫂深叹了一口气，愁苦地说：“你还是积点德吧。孩子们有差池，该管教。可还都年少，不懂事，好好教训教训，过去就算啦！”老三手持烟袋锅子指着妻子，一声比一声高地说：“你与他高玉山认亲，他可不和你讲情。告诉你吧，这事不轻松，完不了！你去问问你闺女，她认错不认？好他妈的高玉山，我要去告官！”三嫂脸色白了，震惊得眼睛都直了，惴惴地问道：“快说，这事怎么个大法，啊？”

张老三见自己的话引起了妻子的焦急，倒很得意。他把小烟袋向炕上一撂，说：“给我四两。”“唉，你这埋汰人……”三嫂又气又急，去打开柜门，从小泥坛子里，倒出一茶盅多半是用不能吃的地瓜根根自烧的白干酒来。老三忙接过酒，脸露喜色，喝着嘟囔道：“尽多二两……”

“别得寸进尺。”三嫂将酒坛封好口，重新放回柜子里。又拿着小碟到院子放在石条上的咸菜坛子里，夹出一些咸炸蚕蛹，但当她回来时，老三却等不及下酒的菜，酒已经喝下一大半了。张老三这下不用追问，抖起精神，嘴角淌着口水，滔滔地讲道：“听我从头和你说明白。我刚从山上挑草回来，在桂元家数茧，孔霜子来找我。我问她有什么事，她说跟她走，一切会清楚。我迷离懵懂地跟着她，来到后沟桃树林子边上，顺着她手指的去向，看见树枝稠处，有两个人影。我问她是什么意思。她说：‘小声点，别惊动了人家的好事……’”

“我一听，转身就走。可孔霜子把我扯住，说：‘老三哥，你好糊涂！快去抓拐子，晚了你闺女没救啦！’她把我朝前猛推了个跟斗。”

“这真是晴天响炸雷。我穿过几棵树，啊啊！就见咱那

《山菊花（上下）》

好儿丫头，趴在个男人肩膀头上，抽抽搭搭地哭，男的直说温存话……我学不上来的话。我这火气啊——我轻轻拾了一根粗木棒子，破口大喊：‘清平世界，有这么大胆欺负人的！’“你那好儿闺女，推那男的：‘陕跑你的，俺爹！’“‘往哪跑，拐种子！’我喊着，抡着棒子打过去——妈妈的，树根子绊了脚，我一跤摔到地上。心想，这下可完啦，那野贼不收拾我，也跑没了影。我正害痛爬不起来——咦，有人来搀我，一边说：‘姨父，磕伤没有？’“我睁眼一看，是你那外甥，他直给我揉关节。我说：‘玉山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抓拐子！’他问什么拐子。‘欺负你妹的，跑啦？！’这小子笑笑说：‘姨父，你别着急，刚才是我和好儿妹说个话的。’老天爷，拐子就是他呀！这野种，胆大包天，倒没逃，还和我贴近乎！我这气——我躲开他，抡起棒子就打……“‘爹！别打他，他没错！’我从来没见过好儿这么大胆子，她扑上来，用身子护住高玉山。我愣住了，眼都气昏啦！我要砸死这冤家——‘住手！’你那外甥叫着上来夺下我的棒子，摔到地下，冲着我说：‘姨父，明明白白告诉你，这事没好儿的错，也没我的不是。你闹嚷大了，是咱自己家出丑，外人笑话。你要打我妹一下就是先翻脸，我也只得和你仇人待。’“我说：‘好小子，你大话吹破了天！我的闺女，我——’我刚要朝好儿动巴掌，那小子只一推，把我推出好几步远。我见他年轻力壮，知道对不过他，就骂：‘你小子等着，有日子教训你！妈妈的，臭老头，滚家去！’“好儿跟我走，那高玉山毛贼在后头喊：‘好儿妹，咬着牙，别害怕。谁敢动你一指头，他的房子就得等着一把火！’”

……

《山菊花（上下）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